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土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三

邪婬部第六　此別二部

述意部　呵欲部　姧偽部

述意部第一

夫婬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
迷神聖人之所皆離是以周幽喪
國信褒姒之惑晉獻亡家實嬖驪姬
之罪獨角山上不躡騎頸之羞期在
朝堂寧焚身之痛皆為欲界眾
生不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
地水火風誰為宰主身受心法本性
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藏熟藏
穢惡難論常欲牽人情生三惡道是
以菩薩大士常修觀行臭處流溢徧
身皆滿六塵怨賊每相觸惱五陰旃
陀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
見妖姿戀著華態皓齒丹脣長眉高
髻弄影逶迤增妍美艷所以雒川解
珮能税駕於陳王漢曲弄珠遂留情
於交浦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麻

此水側高泉流而還往迭使嗜香之
氣迴襲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
如之意或因湯枕而成親或藉捆冠
而為婚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內
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
常方業溝渠以充糞穢凡是眾生着
此邪行乘梵天道障菩提業為四趣
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寔由婬
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染以潤業偏重
故聖制不為也

呵欲部第二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愛薪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纏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無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為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痛苦無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顚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厭
如飮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齩 血塗枯骨
增涎唾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介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爲受味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眞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 但惟諸女外假
容儀內懷臭穢 迷人著相不覺虛誑
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 又禪祕要經
云 長老目連得羅漢道 本婦將從盛
服莊嚴欲壞目連 目連介時爲說偈
言
汝身骨乾立 皮宍相纏裏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韋囊盛屎溺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厭 一切皆遠離

女人遊園廁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賢者所不親　汝是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革囊盛屎　愚人以為好
汝腸胎著春　如樓依梁棟　五藏在腹內
不淨如屎廁　汝身如糞舍　愚夫常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染著
盛糞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塵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亞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鋒而
刺于眼不以視色興起亂想又正法
念經云女人之性心多嫉妬以是因緣
女人死後多生餓鬼趣中雖有善言
心如毒害蛇知虛許能或世間
第三明女人難親可背者故優填王
經偈云
女人最為惡難與為因緣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
或亂正法念經偈云
天中大繫縛無過於女色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
諸衰中女衰最重火刀雷電霹靂
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妒
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故佛
說偈云
寧以赤鐵　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恥
迴面攝眼　美言妒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欲網　人皆投身
坐臥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心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
猶可手提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人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婬他婦女　是人無慚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
門生於兩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
日內募索有能訶我女醜者便當與

金竟無募若將至佛所佛便訶言此
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此女
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
不視色是為好眼耳鼻口亦尒身不
著細滑是為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為
好手今觀此女眼視色耳聽音鼻嗅
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此之者皆
不好也
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薩呵色欲法
女色者世間之枷鏁凡夫戀著不能自
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
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
無尼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
是為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
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
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矣凡夫
重色甘為之僕終身馳驟為之辛苦
雖復鈇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
不以為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
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鏁惡狂
厭病離於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
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
心如毒譬如渟淵澄鏡而蛟龍居之

金山之壞而師子蟲之當知此害不
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
族婦人之罪甚是陰賊滅人慧明亦
是獵圍勘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落
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刳
腸俎肌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
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
而識之不爲此物之所惑也
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柰女好邪婬
者有五自然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
疾三懷畏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
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
不邪婬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
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
五從意清淨得泥洹道

姧僞部第三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
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
者見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
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
嫁之父母各聞便遠娉合時國王舉
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我
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

此則是律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留
者則嚴車速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
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為
姧恨然懊惱為之結氣顏色醜
見如此調行道消瘦馬厩妾之夜於
厩中見王正大夫人與馬下人私通
心乃自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
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
見王曰何因此來三日答曰臣來有志
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為姧意忿顏
色衰變故住厩中三日昨見王正夫
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
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尒
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鬚
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
懈俱得辟支佛道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生一女
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視呼道
人相後堪為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
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
後得便呼鶴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
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
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

若復攝持吉日日從王求欲畢女如
是夕後上有一墨平為水澤墨有
獨夜後水下流有一男子得花持樹
請洞水中不得去沼岸有清池樹踊
出往行山傍男子尋之沼中清樹與
去私通女便藏之鶴見安白重左右
未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
前者人善巧相人也師曰今有宿留
非力所制逢對則可吉生亦尒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
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為汝母生來
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
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為
御車群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
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
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
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
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游觀時道邊
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
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
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
女人復作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
臥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

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
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
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
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
婦太子曰婦汝當出男共食如是
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已便去王
問太子汝何因知之荅曰我母觀國
我為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
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
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姦不可
絕願太王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勑
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
不可信者女人是也
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不使
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
私通夫後覺婦言我生不邪行婦
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
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
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
亂頭於市逢人抱持弃引舉之夫齋
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將我
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臥地婦
便號呼其夫何為使人抱持我耶夫

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録夫婦俱到神
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為狂人
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慚佛言當
知一切女人欺詐如是不可信也
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
門生女面貌端正顏色清淨名曰妙
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
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
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
估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即生欲心問
餘人言是誰女耶答是某甲婆羅門
女有取者耶答言無有求者問何故
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過罪相師
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
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
無入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未久估
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語言我
欲入海莫聽男子强入我舍除沙門
釋子此是無過人答言尒去後沙門
於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
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
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
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屍處時有

五百群賊於此處行見是元安即生

欲心便就行欲是安先語沙門婆羅

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彼

國北方生作婬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婬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鐵鉗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臥隱深

習報頌曰

昏婬亂情色　受苦無衰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常猜己　彼此懷猜忌　孰肯順情言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慚恥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漢時有談生冥婚怪

晉時盧充有冥婚怪

晉時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怪

晉時張世之有冥婚怪

晉時馮馬子感女重生怪

晉時桓道愍感婦重生怪

宋時韓伯子等指廟女像冥婚怪

宋時弘農人感得冥婚怪

齊時王奐妒殺妾冥報怪

齊時陳氏妒割前婦兒冥報怪

唐時岐州主志有且始怪

唐時卭人袁犯誓外私宣報怪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
經書過夕不臥至夜半時有一姝女
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
談生遂為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
君慎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
可照耳談生與為夫婦生一兒已二
歲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
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
婦覺遂去云君負我我已垂生何
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
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
離別然顧念我兒恐君貧不能自諧
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逐入華
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袍與之曰
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別
而去後談生持袍詣市睢陽王買之
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
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
談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往視女
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
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

郎出[illegible]生而復之遂以爲女婿表其 [illegible]卷十五

兒爲郎中 右一[illegible] 搜神記

晉時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年二十時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麞便射之射已麞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趁之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里閒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歔欷無復辭託崔便勅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飾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郎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爲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自留養勅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

[illegible]七十五 第十五張

捉襆本與充相聞曰姻嫂姑尒別甚
悵恨今致本一襲被縟自副充便上
車去馳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
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
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犢車乍沈乍浮
既而上岸四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
後戶見崔氏女與四歲男兒共載女
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鋺別并贈詩一
首曰
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
嘉會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
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寤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
充取兒鋺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
詣市賣鋺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鋺
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
郎棺中金鋺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
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其姓
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出而亡
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鋺
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賷還白
母母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
有崔氏之狀又有似充之貌兒鋺俱驗

姨母曰此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
者是幽婚也兒大爲郡守子孫冠蓋
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右一驗出續搜神記
晋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
相配適旣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
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
塚所始欲哭之叙哀而已不勝其情
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
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
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
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
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廷尉奏以精
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
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
還開塚者 右一驗出搜神記
晋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
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
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廐
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
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
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
然晝見衣服熏香殊絶遂爲夫妻寢

息衣皆有污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
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廨中見
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
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
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
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
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
故右腳有履左腳無也自爾之後遂
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
涕泣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為廣州太守兒名
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廄中夜夢見女
年可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
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為鬼
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
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為君
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
乃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
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
悟是所夢見者遂除左右人便漸漸
額出次頭面出次肩項形體頓出馬子
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
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尚虛自節

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
尚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
之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
之方法語畢辭去馬子從其言至日
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
醊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
出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
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
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
兩眼始開口能咽粥漸能語二百
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
氣力悉如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
選吉日下禮娉為夫婦生二男一女
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為秘書郎中小
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
彥徵士延世之孫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言隆安四年喪
婦道愍悲悼甚至獨無已其年夜
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擧起帷
幔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服飾具如
生平悉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
還隱敘存亡悲曰卿亡來初無音影
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

道妹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
時羌無餘罪正常疑君憐愛婢使
以此妒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
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愍曰
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但知
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
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淒泗
而別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
悑懼恍惚積日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
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
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
等醉各指像以妻匹配戲弄之即以
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
家子女並醜陋而猥蒙榮顧輒剋某
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通異
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
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
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以顧
之實貪會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
經少時並亡
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
八石得水道仙爲河伯幽明錄曰餘抗

珠林第七十五　第十三張

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問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路駱驛把火尋城郭邑車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神敬畏不敢詳逆便勅備辦會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後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別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

法苑珠林第五十 第十二張 出 孫

歸家遂不肯別答辭親出家作道人
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脈經一卷湯方
二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
老邁兄喪因還婚宦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齊琅耶王奐任齊至尚書左僕射甚
信釋典而猜忌之深便忍怨嘗在
齋內使愛妾治髮忽有鳥衝當柵過
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籬私游放
庭而墜奐謂妾有姦期擲果為戲使
即往掩捉而此人言貌傍媒便迹迸
走奴還白之奐謂術用有實因加嚴
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苦
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
橫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令後數見
妾來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
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
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
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
將軍曹道剛領齋仗兵收奐奐子彪
素稱凶剽及妾婿殷叡遂勸奐曰曹
呂今來不見真勅恐為姦變政宜錄
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配千餘人仗
開門拒守彪遂輒與臺軍戰彪敗而

走亭壽長史裴敬彝於城內舉妾
奐斬之時人以為妾之報也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
鐵臼而許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
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祝之
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
曰鐵杵欲以鍾擣鐵臼也於是捶打
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
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
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
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
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
母訴怨於天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
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
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
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常
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為設祭
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
餐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
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
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
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無異鬼又罵
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

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內
外狼狽救火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
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華嚴霜落
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曆甚傷切
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
歲兒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兒
屢打之處處青黶月餘而死兒便寂然
右一驗出冤魂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
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貌端
正未有婚娉在道身亡停在綿州殯
殮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
一房內夜初見此亡女來入房內莊
飾華麗具申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
納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
櫛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
情密共辭別家人求覓此物不得令
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
右縛打此人將為私盜學生具說逗
留云非唯得娘子此物兼留上下
一衣共某辭別留為信物令遣人開
棺檢求果無此衣兼見女身似人幸
處既見此徵遣人解放借問此人君

居何處答云本是波洲人因從父南[illegible]
征父母俱亡權游諸洲學問不少當
還今給衣馬裝束同歸將為妾婦
愛其童[illegible]
唐武德中鄠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
期不相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懼
其反己自縊殺之後數日韋身徧癢
因發癩瘡爛死韋孝諧說向臨云是
其從兄[illegible]

妄語部第七（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宣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
偽身常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構
惑倒交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詐惑
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百憂揔
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報地獄
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真寔由妄語
也

引證部第二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衆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焚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毒非毒　口毒割衆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說語
彼人速輕賤　為善人捨離　天則不擁護
常懷嫉他人　與諸衆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　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　人不信受
衆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　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飢渴熱惱　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　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　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　一切外物　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
祕要經云若有四衆於佛法中為利
養故貪求無厭為好名聞而假偽作
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
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
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

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
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剎魁膾必
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
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
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
等此惡人輩是波旬種爲妄語故
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
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雹雨必定當墮
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
鬼中八千歲時噉熱鐵丸從餓鬼出
墮畜生中生常負重死復剝皮經五
百身還生人中聾盲瘖瘂癃殘百病
以爲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又正法
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爲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飛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害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爲

已欺身須誑他人[illegible]言今又[illegible]
公曰無信人今其心[illegible]語言今其[illegible]
莫令其身危矣神所棄惡語[illegible]
一切諸善本於[illegible]
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本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罪人說偈
云
實語得妄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今來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來 何故捨實語 而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況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實語畢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焚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華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說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偈云
實語第一戒 實語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
論傳語一切是非莫自稱爲是常令

推奇有本則無過也不余父行在口中

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云是下賤

若兩眼人云是一眼並得妄語又語

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垢他罪

五報頌曰

妄語詐人兮　地獄受罪拙　鋒鋸解其身

犁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　還為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